舌尖上的故乡

高一(3)班 郭熠

一勺韭菜馅，一片面粉皮，轻轻一裹，捏出几块凹痕，就是饺子了。旺盛的炉火，热腾的沸水，下锅、捞起，即是北方人的家常一顿。老旧的橱柜里，再找出一瓶陈醋下饺子，哟，山西人嘛。

这是我对故乡山西的唯一印象，说来好笑，竟是由“舌尖”这关系生活生存的事儿上说起。记得五岁时第一次吃韭菜饺子，还是不太情愿的。那盘白中带黄的膜里散发出深绿韭菜的阵阵恶臭，与我出生在南方的胃水火不容。艰难地举起筷子，颤巍巍地夹起最小的那块，在浑黑的酸醋中使劲儿翻滚，让那恶臭被彻底掩盖，才勉强张开小口，咬一块到嘴中。细细咀嚼，那伴着酸味的韭菜叶似乎不那么反胃了。再尝尝看，好像有点甜，但只在舌尖上滑行了一会儿，便被一种叫“香”的味道抓住了胃，我不由自主地多吃了好几个。爸爸高兴地说：“宝贝儿，我们山西的饺子很不错吧？”哦，原来是山西的。我一边吞咽，一边默念这两字：山西。这是我对故乡最早的记忆，在南方，在家里，在舌尖上，飘着浓浓的韭菜陈醋香。

上了中学，我对故乡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可地理课上提到山西时，依旧是舌尖上的：“山西陈醋不错！”只这一句，对山西的介绍便结束了。咦？山西人的饺子去哪了？哦，饺子北方人都吃的。我不禁失落，总觉得儿时独享美食的幸福感顷刻消逝，山西不见了。

一次，我与朋友去“面点王”吃饺子。朋友请客，也不知她点了什么馅儿的。直到用筷子夹到嘴里，牙齿轻轻啃上一口，一股浓厚的韭菜瘦肉香四溢出来，新鲜的油汤沾得满嘴都是，才惊奇地发现：“是韭菜！”朋友一脸不解，奇怪地问：“刚刚端上来时，那么大的味儿你没闻到？”我一脸茫然，不知道很正常，为什么她好像很惊讶。她问我哪里人，我说山西人，她就更奇怪了：“你不是骗人的吧？标准的普通话，还说自己是山西人！”那一刻，我竟无言以对。山西，我的故乡，已经不再属于我了。连最初那份舌尖上的感觉都不在了，我还剩下什么呢？

我不是北方山西人，我亦不是南方深圳人，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浪者。山西之于我，只有与父辈血缘薄如细丝维系的关系；深圳之于我，只是异乡，即使这异乡对外来人再包容、再开放，终究不是故乡。

于是，我开始回避别人对故乡的提问。甚至连对舌尖上的故乡，也很少品尝了。

这样一路孤独地行走在异乡，我上了高中。由于住校，我又吃上了饺子——早点中的一项。静静地坐在一盘五个饺子前，即使饥肠辘辘，也不想动筷。鸡蛋大的饺子，厚且硬的皮，三个猪肉馅，两个韭菜馅，标准的配餐。南方化的猪肉馅太肥太腻，北方传统韭菜馅又不地道多臭味。纠结半天，我最终决定重试家乡味。失落地张嘴，准备迎接苦涩带臭的韭菜对我可怜的胃的折磨；不想一口咬下去，浓烈的韭菜香一把擒住我的嗅觉：熟悉的一种叫“香”的味道！小时山西的爸爸也曾包过这硬且厚、香且鲜的饺子，舌尖上的山西就是这样得浓烈醇厚。那靠血缘勉力维系的故乡一直属于我，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是无法舍弃的山西的图腾。我慢慢咀嚼这难得的美味，如果以前吃得慢是因为嘴小，那么现在是因为心太小，一时间装不下这满满的故乡情结。

我没再吃那三个猪肉饺，已经不需要了，舌尖上的故乡给我温饱、慰我心肠。

我想我找到了给自己的定位。

“走西口”不仅是上一世纪的无奈，今天在仍旧落后的山西，仍有许多山西人跨过黄河、横渡长江，到遥远的南方打拼。很不巧，我的父辈便是其中之一。在南方长大的我是这些人下一代中的一个，我们的家乡在千里之外，我们回去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。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故乡，即使只能品尝到舌尖上的故乡，我们永远记得根在山西。我们的使命便是在异乡开辟出新的天地，才能回去重建故乡，恢复山西上个世纪“海内最富”的光荣！

以后的每周，我都在早餐时点饺子这盘菜。怀念舌尖上的故乡，记住身为山西人的骄傲与使命。